

論第二語言教學中的文化要素

璜·安東尼·聖貝瑞

美國聖荷西州立大學

外國語言學系教授

E-mail: jsempere@email.sjsu.edu

摘要

第二語言教學通常忽視了語言文化在教導與測試方面的問題，這所延伸出來的議題為第二語言教學教師是否應需教導超語言行爲。其中所涵蓋與語言相關的重要問題是：問候（包括握手），語言行爲，如手勢和召喚，和禮儀（鞠躬，與他人的互動等），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外語學生需要學習的不僅是語法，詞彙，歷史，地理和文化的目標語言，而且超語言行爲往往藉由身體語言之特點表達了特殊文化。

關鍵字：副語言、文化、手勢、禮貌、禮節

論第二語言教學
中的文化要素

| | | |
|--------------------------------|--|---|
| 架構 | 友善 vs. 不喜歡你 | 秩序 vs. 沒有組織的 |
| 這件事對你有什麼價值意義？ | 信任你 vs. 排斥你 | 控制中 vs. 混亂的 有結構性的 vs. 業餘的 專業的 vs. 不認真的 |
| 便利的範圍 (是否有其他關於美國或德國價值觀的例子？) | 沒有障礙 玻璃門 微笑 不正式的團體 “call me Bill (叫我 Bill)” “dear friend (親愛的朋友)” | 障礙和防禦 完整的門 握手 團體中女主人角色 “Sie (您)” “Frau (小姐) Doktor” “Herr X (先生)” “Sehr geehrter Herr” |
| 管轄建構 (這些例子是否有共通性？) | 公開對大眾／公共的 vs. 個人的 | 官方的／職業的 vs. 私人的 |
| 共同方面 (這兩個事件中的重點為何？) | 群體中的個人 | 社會中的個體 |

在教導動力學行為時，播放影片顯然是帶領這重要面進入課堂最好的方法，因若是以圖片或畫圖的方式來表達整個動力範圍的活動，則須藉由其它的詳細解釋來補充說明，且如果使用圖形也總是需以臉部表情來輔助表示。至於動力學的測試，每一個學生應不只能夠正確的辨認文化比對，而且還能付之以行。最後，文化的評估也必需如其他語言方面一樣列入正式測驗的一部分。Seeley 概略的作了一項客觀的多重選擇測驗，這是個對評估文化包容力很好的方法。而為了對一個特定的重要文化觀念有深度的了解，發表一篇論及其主題的文章或短篇論文是非常必要的。除此之外，一篇論文應該儘可能限制只讓語言學的高級生發表，如主修第二語言教學的碩士生般以攻讀學位之學生所撰寫。

我們希望目前的語言溝通趨勢能夠結合人類學、心理學和社會學等有用的觀念提供使用在專業語言教學上，如果訊息溝通不只是被動的知識且是被需要的表達，語言學就必須以它適切的文化表示來呈現。

一個召喚的意味。在此應該提出的是，在西班牙將手與手掌面下移動，是表示一個禮貌地請人的意思；但以北美慣用的僅用食指召喚的手勢，在西班牙卻會被看作是一個非常粗魯的姿態。

肆、禮節

禮儀或禮節既不是世界共通的，也沒有任何特定語言。當我們跨越某個社會的階層，我們就會發現許多無形的社會限制與行為規範。所以學習語言必須了解其內在的文化背景與禮儀，且教師需要小心教導學生如何運用外語表現在行為上。例如：在公眾場合如在大學圖書館時脫下鞋子或將腳放在長凳或辦公桌上，這些隨性的舉止或許在美國或加拿大是可以被接受，然而，在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是不被允許的。在多數社會中，公眾的行為表現違反了當地標準時，不論當事人的國別或是無知的冒犯，通常都會受到譴責和阻止的。

Lado 曾提出一個有效且簡單的方法去證明評斷的效力，就是收集有關使用母語者在一種特定行為模式中的正常反應的相關資料。採用這樣的方法，必須確認無論是居住於城市或郊區、有無宗教信仰或者其它的人是否有著同樣文化背景。Kramersch 推薦心理學家 George A. Kelly 的「個人構造」理論來教授語言中的文化概念。Kelly 主張人們會根據他參與某事時的心理狀況下作出行為決定。因此，當我們面對外國文化，我們會依循我們「預設」的想法去期待一個事實的發展。Kelly 的理論已被 Kramersch 應用在文化概念的討論上。Kramersch 以美式「開門」與德式「關門」的辦公室政策為例；指導者列了一連串關於文化的資訊，當在美國的公共場合開著門表示友善時，在德國關著門則表示有秩序。然後透過廣泛的討論或腦力激盪，去引導學生如何藉由正反兩方觀點去理解二方概念構成的正面性。因此，德國人必須試著評斷美國的開門習慣並不能以德國的關門行為來看待，而是將它視為一件適於該社會的獨立事件。就如 Kramersch 所說「真正的文化理解是能明確的站在對方的立場去思考」，或如 Kelly 所言「在不失去了自我文化認知的狀態下去翻轉思考的軸心。」（1983: 445）

經驗的建構：二分法思考練習（Kramersch, 1983: 444）

| | 美國 | 德國 |
|--------|-----|-----|
| 文化事件 | 開著門 | 關起門 |
| 意義（價值） | 友善 | 秩序 |

見失敗的區塊，它傳達了討厭、軟弱、膽小、不願意和缺乏自我信心與接受改變等感受。最糟的情況是，如同在少量壓力區位一般，當它的構成少於積極中和壓力之相等的回復時，它便表達了侮辱感，甚至是對可疑的陌生人。

除了上述的標準，語言學習的學生也必需學習社會的變化性。因此，在美國便有了靈魂式 (soul) 或歡呼式 (hip) 的問候法，其它主要問候方式還包括了握住彼此的手再扣住拇指。當一個個體遵循同一種打招呼的方式，猶如他適應了地方語言文化或達到了團體互動的目的，這時，許多社會文化對立的藩籬就會拆除。

參、超語言行爲

“A nod is as good as a wink. (對牛彈琴)” — 英文諺語

在教導第二語言的學習者時，我們通常會特別小心指出可能會冒犯禁忌的相關語言或方言。因此，我們告訴 ESL 學生同義異詞的分別如：cock (公雞) vs. rooster (公雞) 以及 ass (驢) vs. donkey (驢)，第一個同義詞被廣泛應用在英式英語中，然而其在北美地區卻有著猥褻的含義。的確，只有少數的語言課程或語言教師能夠了解所有超語言的變化以及大量所衍生的含意。那為什麼不直接地給予學生充足的符號信息呢？這已不是 Allen 所提出的「親身體驗」，就可從中學習到異文化 (1969: 326)。然而，這麼「直接了當」的方式去理解文化可能在某些情況下是可行，但也可能促進誤解和不必要的文化衝擊。其它深入探討這個論點的學者包括：薩茲 (Saitz) 和伽芬卡 (Cervenka, 1972)，葛林 (Green, 1968)，艾芬倫 (Efron, 1972)，巴拉卡特 (Barakat, 1973) 和阿克斯特爾 (Axtell, 1997)。Poyatos (1975) 的前三本著作中有很好的評論。研究超語言現象的先驅者 Birdwhistell 曾指出，沒有共同的肢體語言或者面部表情來明確了非語言交際的定義。如英國首相溫斯頓丘吉爾 (Winston Churchill)，首創的 V 形手勢，一直表示 (二次世界大戰) 同盟國的勝利，但在有些國家被解釋為第二的標誌，而在英國以及澳大利亞，若手背向外，它就意味著淫褻的侮辱。在巴西人眼中，將姆指與食指圍圈為一個圓 (其它三指直立) 的手勢帶有鮮明的侮辱性意味，但在英國與美國的文化裡則表示「允許」。例如「點頭」，即可能涉及誤解和負面的反應；西班牙再見的手勢是將手掌與手指來回移動—而對一些外國人而言可能誤以為是

貳、問候語

因為受了語境文化的影響 通常會以介紹習慣的問候語來做第二語言教學的第一課。然而，這種司空見慣的對話，如“how are you?”的潛在涵意並不是像字面上翻譯那麼簡單。事實上，對於那些英語系的學生而言，稱呼語「你好嗎？」的解釋並不僅僅在於回答關於一個人的健康或感覺上的問題。再以華語文來做翻譯上所承載的文化差異的範例，中國人習慣性向對方寒暄「去哪裡？」，而事實上，若以英文思考去看字面上意思則是「你要去哪裡？」。一般回答通常可能是，「去那裡」、「回家去」、「去工作」等等，不過這個問候語單單表示正在行動中或短時間見面的寒暄語。同樣地，在台灣的人們可能會問「呷飽沒？」，而字面上意思為「你吃飽了嗎？」；然而語詞的真正含意則表問候，並非在於是否已飲食。因此，當教師在課堂上介紹這些問候語時，相關的文化知識應提出來探討，以及教導文化衝突上的應對進退。顯然地，這種需求讓我們去思考學習第二語言可能面臨到的文化現象且如何用語言去應對。試想，倘若一個成長在平等的社會關係的西方人，習慣了課堂上非正式的師生互動關係，而一次他在日本的大學當交換學生時，發現課前課後竟必須向老師行鞠躬禮，這樣尷尬狀況會是如何？或者，一個美國人到約旦出差時拒絕與客戶握手後必須將手掌放置在他的胸前，而他僅僅用這個手勢來表示自己的愛國心態或者是向國旗致敬的意義。這個難題就看外來者如何看待不同文化現象。基於此，外來者必須建立多元文化的思想觀，不僅對文化差異有分析批判能力，同時具備對其它文化包容吸收的能力。而第二語言學習者若不知如何運用社交語言，就如同一位小孩剛學習語言的運用卻還沒學到確切的行為舉止。若換個角度想，日本和阿拉伯學生在西方國家生活，為了避免被誤認為卑微或誇大的舉止，就必須省略鞠躬或者拍胸脯的問候方式，且他們也將適應不同的方式問候和握手，而不同的西方文化各有不同的禮儀細節。例如握手，在一些西方國家就有很多的差異性。法式握手時比英式更有力但僅僅晃動一次（Brault, 1963: 381）。英美標準的握手形式布羅斯納安（Brosnahan）已經有詳細解釋（1979: 79）：

對一個以英語為母語的成人男性來說，他的積極中和壓力區處理著他的一誠懇、自信、開朗、同意改變、樂意與他人相處、寬大和接受改變一等情緒。過多壓力區則粗略的辨別一件一打架、鬥毆、角力等事件為一過分的、無禮的、跋扈的、自我本位的和挑戰體能等的感知。而少量壓力區可能是以英語為母語與英語非母語者之間在握手的感知中最常

壹、簡介

本論文主要是在探討存在於第二語言教學架構中的文化內容。闡述語言學習課程的文化內涵之語境所帶來的主要意義，並強調存在於不同文化間與次語言學間的誤解和衝突性，以及重新審思文化導入語言教學的方法論。

在過去幾十年中，有越來越多的教育學者意識到有效溝通在第二語言學習的發展中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且研究結果也說明了存在於各個文化間語言和意義傳達中存有的明顯鴻溝。最近的趨勢中也顯示，各種情境的溝通中，語言已被視為獨立的部件，可以經由安排設計和塑造的獨立模式來達成溝通的目的，因此，社會語言學的概念，如俚語、隱語、語域等，也被引領入語言教育領域中並成為無系統傳統教育法的新補救方法來滿足個體化需求與興趣的實用課程。結果，緊接在語言的傳統課程，我們發現現今在相同語言的「情況設計」上，皆能夠適用於侍者、商業飛行工作者、警察、醫生、護士或消防員。然而這些課程雖然能夠因它們的社會文化範圍和目的而有所幫助，但是卻不能有效地提供初學者在學習溝通中成為所需的工具。

再者，現代語言教學近年來亦逐漸重視到文化行爲的概念建立於課程中。所以在一些教科書則設計了其風俗習慣與節慶單元以及簡單的課後問答。然而，這些教科書內容往往呈現一些缺陷，忽視了文化行爲會因地域性與歷史的演變所引申出不同的涵義。有些專家建議，學習第二語言可以藉由旅遊與當地人交談來克服這個問題。然而這並非完全的解決之道，因為大多數學習者沒有適當的指導開發，旅行者依然存在文化理解。我們來做個保守地假定，一般來說，語言教師在文化教學時若以自身的經驗與相關的文化評論來引導學生，這或許可以培養學生如何運用第二語言來理解其文化和他們的思維能力。然而，這兩項原則，皆不切實際。

剛開始時，只有少數在高中或大學的語言講師對文化行爲有著模糊的概念，且也無法因此而正式授課。這可使他們在一成不變的語言教學中，偶爾說到一些個人有趣的經驗等題外話來添增些課中樂趣。我們也應指出即使身為母語教學的老師，除非他們受過了相當的訓練，否則也無法了解文化差異上的比對，就像一個使用母語者但未受過任何語言教學的人就無法解釋語言音韻學或語法構成之規則。當第二個假設得視單純的第二語言學習者的觀察能力是否能獲得行爲的競爭力時，便不難理解去「入境隨俗」是多麼的危險；特別是，當「隨」的這「俗」在嚴格的行爲限制下不具有表象的明顯或無差別的適用於每個人。因此，這也便是第二語言課程內容中行爲文化的探討是如此能夠引起大家興趣的原因了。

參考文獻

- Allen, Virginia F. (1969). Understand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53, 324-326.
- Axtell, Roger E. (1997). *Gestures: The Do's and Taboos of Body Language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 Wiley & Sons.
- Barakat, Robert A. (1973). Arabic Gestures.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 6, 749-892.
- Birdwhistell, Ray. (1970). *Kinesics and the Context: Essays on Body Motion and Communica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Brault, Gerard J. (1963). Kinesics and the Classroom: Some Typical French Gestures. *The French Review* 36, 374-382.
- Brooks, Nelson. (1969). Teaching Culture Abroad: From Concepts to Classroom Techniqu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53, 320-324.
- Brosnahan, Irene T. (1979). The Haptics of the English Handshak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in Language Teaching (IRAL)* 17/1, 77-82.
- Efron, David. (1941). *Gesture and Environment*. New York: King's Crown Press.
- Green, Jerald R. (1968). *A Gesture Inventory for the Teaching of Spanish*. New York: Chilton Books.
- Kramsch, Claire J. (1983). Communicating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Foreign Language Annals* 16, 437-48.
- Lado, Robert. (1957). *Linguistics Across Cultur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Poyatos, Fernando. (1975). Gesture Inventories: Fieldwork Methodology and Problems. *Semiotica* 13, 199-227.
- Saitz, Robert L. & E. J. Cervenka. (1972). *Handbook of Gestures: Colomb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Hague: Mouton.
- Seelye, H. N. (1972). Performance Objectives for Teaching Cultural Concepts. *Teaching Cultural Concepts in Spanish Classes*, 37-49. Springfield, IL: 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